

## 沉浸式英語過渡課程：劍橋市提供移民學生溫暖的英語歡迎會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劍橋市的早晨，大約 14 名母語為非英文的三年級學生，兩兩成對或幾個人成為小組坐在一起，用鉛筆寫下數學問題的答案。老師戴伊莎 (Isabelle Despins) 和助教在學生桌上的手持白板上畫了長方形，一邊講解一邊用手勢示意。孩子們練習計算長方形邊長，並以海地克里奧爾語、西班牙語、日語、英語與非語言的溝通方式相互交流。

一位使用克里奧爾語、戴著白色絨球針織帽的小女孩，指指助教並以噓聲示意低聲說話的同學安靜。她看看自己的計算紙，又看看同學的，用手掌輕輕拍拍自己的臉，然後誇張地嘆了口氣。

隨著數千名新移民抵達麻薩諸塞州，麻州各學校無不費盡心思協助新移民學習英語，比如劍橋東區的甘龍小學 (Kennedy-Longfellow)。「沉浸式英語過渡課程」Sheltered English Immersion 便是目前所採用的方法之一：將母語為非英文的學生集中在指定教室裡，教師以英文講課，讓學生用英文學習數學、科學和其他核心學科內容。

教育專家對這種教學模式看法分歧，有人認為以學生的母語教導核心科目將帶來比全英語教學更好的效果。但劍橋市的學務人員卻表示，沉浸式英語過渡課程在缺乏雙語教師的時候，對多元的學生群體更加實際。

多語學習者的學區教育主任柯貝絲 (Beth Kershner) 表示：「我們相信過渡模式是比較好的模式之一」。她說，沉浸式英語過渡課程 (SEI Sheltered English Immersion)，是具備專業能力的教師在教授學科內容時，也讓新移民學生有練習使用英語的時機。

甘龍小學的學生約使用 30 種不同的母語，年初學校招收了 70 多名新生，5 月初學校的學生總數為 283 名，新生約佔總額的四分之一，其中 44 名住在緊急救難所。校長葛奎絲 (Christine Gerber) 表示，為了收容眾多新生入學，學校必須有新的教室「我每週都收到許多要求入學的電郵，這很不尋常，我想是因為我們周邊有緊急救難所的緣故。」

沉浸式英語過渡課程的教師戴伊莎說：「每個人都有豐富的文化

與背景，我認為能夠瞭解個別的孩子、不同的家庭和相異的文化實在很有意思」，她很讚賞「具備豐沛能量的教室動力」。

在研究什麼是最好的英語教育方法時，部分研究發現，如果目標是縮小英語為母語和英語學習者之間的成績差距、幫助學生精通兩種語言、或跟上年級課程的水準時，長期實施雙語課程的學習結果將比僅使用英語教學成果要好。

波士頓公立學校英語學習專案成員馬約翰（John Mudd）表示，沉浸式雙語課程雖是「黃金高標」，但需要大量雙語教師參與，所以極難實踐。由於擔憂波士頓市政府企圖將英語學習者直接併入普通班的計畫，馬約翰已於 2023 年請辭。他說：「好的雙語課程很難設計，好的雙語教師也不易培養，所以利用母語為基礎讓孩子理解學科內容與學習英語會是最好的方法。」

比起麻薩諸塞州其他社區，多元化的劍橋市已在許多小學裡提供華語、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課程，所以其沉浸式雙語課程也居於領先地位。柯貝絲主任指出：「數量足夠的母語人士是推動沉浸式雙語課程成功的要素，而學生在沉浸式英語過渡課程中可依自己的步調使用英語，會比在英語為母語的教室中練習更為自在。」

沉浸式英語過渡課程原本就是設計給新移民學習的第一年課程，目的是提供足夠的英語能力，協助學生成功併入普通班級，而大多數學生的確也只在沉浸式英語過渡課程中學習一年就邁向普通課程了。

史葆尼（Bonnie Steyer）是英語為第二外語（ESL）的課程教師，她說，英語非母語的學生不斷加入課堂學習英文，會讓班上的孩子一再調整、適應，「感覺永遠處像在開學季」。避難所的環境也讓班上的社會動力更複雜，因為住在避難所的學生們長時間相處「有時看起來就像是家人」，連爭執的狀況也像手足間的爭執。

戴伊莎班上至少有一名學生住在避難所：「他們非常疲倦，有些學生可能會中斷學習，或去其他地方上課。」我們很難要求這類學生跟上進度：「他們之前不在這裡，或許也沒學過我們已教完的課程，所以當其他學生練習乘法的時候，我會陪著他們不斷練習加法和計數，以便讓他們追上進度。」

過去六個月，戴伊莎降低了她對回家作業的標準，也抽出課前一

個小時協助學生完成作業，這些學生的家長若非不會說英語就是長時間打工而無暇照顧學生。她說：「我還沒有想出協助學生的完美系統。」

上午 9 點 30 分左右，戴伊莎帶著學生走去多語圖書館，讓他們閱讀以英語或其他語言寫作的書。包括海地克里奧爾語和西班牙語在內，圖書館有 30 多種語言撰寫的書籍，並有 300 多本跨越不同閱讀等級的書。「當學生在圖書館裡看到以他們母語撰寫的書籍時，他們顯得非常興奮。」

戴伊莎、史葆尼和葛奎絲都提到：「有時候，住在緊急避難所的學生突然不再到校上課了。」

當學生轉往他校就讀時，家長往往會舉辦歡送會，或至少讓大家當面告別，但當庇護處的孩子轉移到比較長期的住處時，父母往往不會事前通知老師。就在幾天前，史葆尼班上有位學生不再來上課了。這位學生自一月加入課堂後，始終是班上的模範，史葆尼老師不確定那個女孩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她留下一堆作業和幾張色紙，以及一些活動紀錄。

當學生不再到校，學校行政人員應該弄清楚他們在哪裡，或者他們已在其他學校註冊。「但我們往往沒有任何資訊」葛奎絲校長說。

撰稿人/譯稿人：Daniel Kool／施璧芬

資料來源：The Boston Globe (2024.5.28)

**In Cambridge, a diverse school works to help students learn English (bostonglobe.com)**

**[https://www.bostonglobe.com/2024/05/25/metro/migrants-cambridge-schools-sheltered-english-immersion/?p1=BGSearch\\_Overlay\\_Results](https://www.bostonglobe.com/2024/05/25/metro/migrants-cambridge-schools-sheltered-english-immersion/?p1=BGSearch_Overlay_Results)**